

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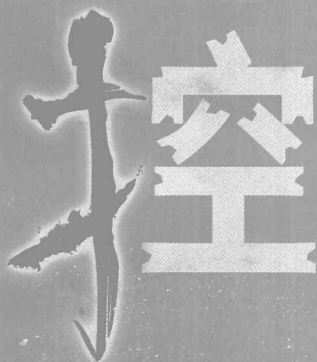
反/间谍文学力作

JIANKONG
监控

李传思 著

群众出版社

监
控
JIANKONG



李传思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控/李传思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 5
ISBN 7-5014-2940-5

I. 监…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480 号.

监控

李传思 著

责任编辑:张小红

封面设计:董 睿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印 刷: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58 千字
印 张:11.125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2940-5/I·1249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关于李传思（代序）

姜贻斌

记不清在哪里在何种场面认识了李传思，只是觉得此人尽管寡言少语，却也一脸的微笑，像某个首长的笑容似的，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看这个，又天真地看看那个，似乎在不停顿地做着颈部运动。

我便怀疑他的颈部是否有问题，不然，他老是那样动来动去的做什么？

我们总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让一阵阵语言像鸟一样沾着酒气飞向天空。而他呢，只是偶尔地很吝啬地说一句好玩好玩，然后又闭上了嘴巴，做倾听状，好像他出来就是听人家说话似的。不过，此人酒喝得倒是很干脆，你一口，他就一口，你一杯，他就一杯，而且从不要狡。

夜里只要无事，朋友们打个电话，他就会飞快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那种速度简直令人咋舌；好像他早就站在了酒店外面等着朋友们的电话了，不然，他哪里有这么快速？难道说他生了翅膀会飞么？而一旦有事了，他又会飞快地在朋友们的眼前消失，好像他本来就没有跟朋友们在一起，只有从他嘴里飞出来的再见，还拖着袅袅的余音，在朋友们的耳边缭绕。

所以，对于他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朋友们没有感到一点意外，似乎早已习惯了。也所以，我曾经就笑过他，说，你

真是像一个宽带网啊。

他听罢，也笑笑，好像默认了。

而且，此人很是讲究，总是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雪亮，头发也是一丝不乱，根本不像一个老是说好玩好玩的人。我觉得嘴里老是说好玩好玩的人，应该是垢头灰面的，至少也是像我等之人衣冠不整吧？或者说，随随便便的吧？

大约，他莫非是一个例外？

有一个冬天的夜晚，突然下起大雪来，雪花像一片片白色的阔大的树叶飘然而至。他居然提议说，我们不如将桌子搬到外面去，一边喝酒，一边尝雪，多有趣味啊。

提议倒是不错，而且极富有诗意，只是想想，毕竟还是太冷了。

他又说，怕冷么？那我们可以烧一盆大火，不是很好了么？看样子，他今晚上非让朋友们一起坐外面喝酒尝雪不可。

再想想，好倒是很好，但是，这临时又到哪里去找一盆大火？况且，又不能将空调搬到屋檐下去。

最后，我们还是坐在店子里隔着玻璃看雪，雪也看着我们。

不过，那天晚上，他说话是最多的了，脸上也充满了少有的激动，而且说了这一番颇富有诗意的废话。

我倒是觉得这味道很不错，因为我们的城市竟然连富有诗意的废话也很少有人说了。在一个城市生活了许久，居然还不认识。后来，当然就认识了。认识了，当然就很好，就经常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疲倦了，就各自回家。夜色里的街道上，仍然有些喧嚣，一辆接着一辆的士，拖着暗红色的尾灯，一盏一盏地飞速地消失了。

序 幕

三年前，在 L 国，中方副经理 忙碌的身影

濒临海边的 L 国首都，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芜城市外经贸委代表团一行十人参观完首都一些名胜风景后，开始与 L 国某公司就引进一项先进技术问题进行谈判。外经贸委项目部年轻的副经理刘正军最为忙碌，他既要担任谈判的翻译，又要负责谈判记录，还要整理当天的谈判纪要。但他精力充沛，应付自如，丝毫也没有疲惫松垮的神态。而且，他准确的翻译，优雅的谈吐和潇洒的风度，赢得了外方首席谈判代表的赞许。

每天中午，别人都休息了，刘正军总要出去。他说觉可以在中国睡，难得来 L 国一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面。他说他要利用中午的几个小时，多跑跑 L 国首都的大街小巷，也算是了解了解这里的社情民情和市场。

这天，他又出去了。他就在宾馆的门口叫了辆出租车。他的 L 国语水平为国内八级，在 L 国与人交流可说是达到了谈笑风生的境界。他对司机说：“你好，请送我到国际技术研究中心。”

出租车穿过几条大道，很快就把车停到了中心的对面。对面是一家装修精美的咖啡馆。刘正军走了进去。他找了个正对国际技术研究中心大门的位置坐了下来，要了杯咖啡，悠闲自得地喝了起来。但他的眼睛却是死死地盯着出入中心的所有车



监

控

辆。他拿出一个小本子，假装写东西，其实他是把那些车辆的车牌号全部记了下来。

这是他第三天到这里来。第一天，他专程去了一家大型网吧，查找“国际技术研究中心”的背景资料，但里面只有名称，没有详细内容，相当于是个空白。他进入了几个网站，都没有该中心的具体情况。虽然没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结果，可刘正军还是很高兴，因为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这个中心是可疑的，不然，它为什么不在公众网上披露有关信息呢？为了更证明自己的判断，他事先想了另一个办法，就是查清出入中心的车辆牌照。看看到底是哪些部门的车经常与这个中心联系和来往。只要大部分车牌属于某一个部门的，那么就可以判断该中心就与这个部门有特殊的关系。基于这个思路，刘正军不厌其烦，每天中午都到这里来观察与记录。他的本子上已经记录了上百个号码。

监

控

他当然知道，这样有规律的活动会引起 L 国有关部门的注意，何况他是在非常神秘敏感的“国际技术研究中心”周围活动。果然，在第五天，他就发现有人跟踪他。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个白人，一个黑人，都很强壮，中午就在宾馆一楼的大厅等候。一个在总服务台假装登记，一个就坐在沙发上似乎在等人。只要一上车，他就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两个人也立即上车，一直在后面紧紧跟着。

刘正军本来有很丰富的反跟踪经验，但他并不想甩掉他们。他觉得反其道而行之，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在异国他乡，如果表现出专业的反跟踪能力，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就装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对方对你就更不知深浅。所以，他不回避，也不躲闪，每次都径直向国际技术研究中心对面的咖啡馆奔去。那两个人总是轮换着一个在里面喝咖啡，一个在



外面守候。当然，他心里有了一个应对的主意。他清楚，只要没有明显违犯所在国法律的行为，他们不会对他怎么样。

第九天的上午，对方公司在谈判前临时通知外经贸委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说是带他们去参观那条先进技术的生产线。于是，一辆中巴把他们全部带到了一家工厂。进车间前，对方声称按厂方的保密规定，所有人必须把随身携带的物件交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只好把手中的包及小型提袋悉数上交。

等他们进了车间后，那两个跟踪刘正军的人出现了。原来，这次谈判的项目因涉及到高科技的内容，L国间谍情报部门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不顾所在公司的反对，在谈判团中安插了人员。他们发现代表团中的刘正军不仅相当活跃，能力非同一般，而且，每天中午都单独行动，觉得可疑，便秘密跟踪了一次，看到他去的是国际技术研究中心对面，更是心存疑虑。这个中国人到底想干什么？于是，他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L国的军事情报局。军事情报局一听，感觉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派出专门人员对刘正军进行秘密监视。他们跟踪了几天后，觉得刘正军行迹确实可疑，但不像是一个专业情报人员，又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便不好轻举妄动。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秘密搜查刘正军的记录本，看他到底记了些什么东西，再相机行事。

为此，他们设计了这次所谓“参观”。那两个人从刘正军的提包里翻出了那个在咖啡馆作记录的本子，发现上面有一段话：“我在L国首都国际技术研究中心对面观察了十天。L国的朋友向我推荐，这条马路的车流量很具代表性。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里每个小时的车流量达到近十万车次。但我感觉到，虽然车流量这么大，可尾气排放量却非常小，几乎感觉不到废气的污染。所以，我建议车辆日益增多的芜城市可从L国



进口汽车尾气处理设备。”里面的前十几页里都有每天的具体数据记录。

见此，那两个人互相望了望，耸了耸肩，对L国某公司谈判代表说：“刘先生不仅是一个很称职的谈判代表，还是一个很用心很敬业的外贸职员。我建议你们，可就汽车尾气处理设备再和他们做一笔生意。好，没事了，以后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国际技术研究中心董事长约翰听了下属们对刘正军情况的综合汇报后，沉吟了片刻，说：“此人真是个人才，可惜时间太短，不然，我倒想亲自会会他。”他还把刘正军的名字和单位输入了自己的电子记事本。

刘正军在进入L国之前就准备了这一手。他买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小本子。只有那个记有汽车车牌的本子是一直贴身的。

到第十天，他就不得不采取反跟踪的手段了。他吃了中饭后，一个人先逛了地下商场，然后从商场转到保龄球馆，见没人盯梢，就迅速从球馆后门出去，拦了辆出租车。

他上去对司机说：“请帮我找一家大型网吧，要离这里远一点的，辛苦你。”

司机很高兴，说了声“OK”，就带着他转了不少弯，到了一家网吧。他掏出那个记录本，很快准确地进入了L国首都的交通管理网站。他一个一个输入号码，通过比对，他发现出入那个中心的车辆大部分是L国军事情报局的。

一个星期后，芜城外经贸委代表团引进技术的谈判任务圆满结束，乘飞机回国。

外经贸委主任章子儒在分手时非常感谢刘正军的支持，并说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一定再邀请他参加。

刘正军回到了他自己的单位——芜城市国家安全局。



原来这个刘正军是芜城国家安全局侦查一科的科长。他的本名叫甄隐，刘正军是他的化名。因为一年前，L国在芜城涓山区某导弹部队附近成立了一家通讯公司办事处，主业不怎么样，但与当地有关部门人员以及一些领导攀拉关系却是相当活跃，引起了国家安全局的关注与怀疑。这家通讯公司在我工商部门登记的主管部门是“L国国际技术研究中心”。为了查清其背景情况，经省国家安全厅批准，同意甄隐化名刘正军，以外经委项目部副经理的身份去L国实地开展查证工作。正好外经委有一个技术引进项目必须去L国谈判，其主要领导章子儒单独与甄隐见了面，对甄隐的综合素质特别是L国语水平进行了考察，结果非常满意，当即指示人事部门制发了任命通知和工作证，并通过正常程序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办理了出国手续。

甄隐在向局领导汇报时说：“我可以基本肯定，L国国际技术研究中心是L国军事情报局的一个掩护机构。而L国驻涓山的通讯公司办事处很有可能就是专门搜集我导弹部队情报的一个站组。我们必须高度注意并采取必要的侦查手段。”

芜城国家安全局立即对此做了专门研究。

1 一万元的红包

首都机场。

戴着宽边墨镜的刘峻朝送他的几个朋友挥了挥手，转身向绿色通道走去。

10分钟后，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757客机载着他冲



上了蓝天。

直到这个时候，刘峻才相信自己是真的要出国了。俯首鸟瞰越来越远的祖国大地，他兴奋到了极点，少年就有的出人头地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他的邻座是一个中国老人。老人问：“小伙子，去L国？”

他点点头：“嗯。”

“公干还是商务？”

“留学。”他不无骄傲地回答。

老人连连赞叹道：“真不错，如今像你这样好学的年轻人不多了。好，好啊，要珍惜。”

刘峻很感谢老人的理解和赞许。回忆起来，一切真的都像做梦似的。但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他觉得他所得到的这一切确实与自己的勤奋好学分不开。他出身于陕西一个农家子弟，世代贫穷，直到他的父母亲那一代，发誓一定要把儿子送出去，彻底取掉“农帽子”，他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当别人家的孩子读个初中或高中就回来种田、种菜或外出打工赚钱的时候，他们不为心动，总是鼓励他好好学习。刘峻确实也很刻苦，加上人又聪明，后来他终于考上了芜城大学哲学系。

毕业时，大学生已不包分配，找工作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专业好的人抢着要，专业不好的求着人要。在文科里，哲学系的学生最不吃香，要在社会上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刘峻不愿回陕西老家，虽然老家一所中学，也是他读过的那所中学盛情邀请他回去教书，但他感到老家太穷，教书太苦，便婉言谢绝了。所以，毕业前夕，他就拿着自荐书到处联系单位。党政机关几乎都不要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他跑了其他许多事业单位和好的企业，人事部门都摇头，告诉他，他们要的是学经济的、学法律的、学计算机的、

或者学外语的。这算是客气的。有不客气的就奚落他：“小伙子，长这么标致，干什么不学偏学这劳什子哲学？现在谁要哲学呀？真可惜。”

这是一个不需要哲学的年代。刘峻很愤然。“唉，我算是生不逢时了，碰上了一个该死的市场经济、浮躁时代。算我倒霉。”可他还是不甘心，他打定主意一定要想方设法留在芜城这座大城市。这也是父母劳作半辈子的期望。

就在刘峻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芜城晚报》来招人，是社长邵为亲自来的。邵社长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很爱才，也很有思路。他在社务会上说：“报社招人不能总是中文系毕业的，这样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单一，写作方法单一，乃至语言风格都单一，报社就难以有大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建议要招一些学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使他们的知识在这里碰撞和融汇，思想在这里交流和互渗，这样，我们报社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他挑了十多个学生进行了面谈，从语言表达、反应能力、思维方式以及知识面等多方面作考察。其中与刘峻的交谈是他印象最深的。他觉得刘峻知识面很宽，看问题的视角很独特，分析问题的思辨性很强，非常难得。而且，刘峻长相英俊，高个，形象很有魅力。邵社长当场就拍了板。就这样，刘峻毕业后就如愿以偿地到了芜城晚报当记者。这是许许多多的同学日思夜想的地方。

当了记者后，他上路很快，干得很勤奋，也很有思路。那段时间，他不像有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写豆腐块新闻做起，而是钻山打洞采访名人，写大块头文章。因而他的起点比别人高。他还非常注意卖点，专门选择那些女艺人和另类的女作家，专门问一些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写了大量花花绿绿的文

章。《芜城晚报》为此在全国名声大噪。果然不久，他就出了名，成了名人，名人也捧他，六年后，他就晋升为副高职称，并被提拔为晚报最年轻的副总编。

但他的理想不在芜城，接触的人多了，层次高了，见识广了，他就想出国，他向往海外的自由世界。

出了名的刘峻很忙。芜城凡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主办方都邀请他参加。而凡他参加的活动，人们就觉得这个活动肯定是重大的。

一个偶然的时机（事后才发现其实是必然）改变了刘峻的命运。有一天，L国出资兴建的商贸大厦开业，总经理平志远（中文名）亲自登门力邀刘峻参加开业典礼，并递交了一份烫金的大红聘书，正式聘请刘峻为商贸大厦的总策划。刘峻虽然在同行中以清高自居，但这时却不假思索就伸手接了过去：“谢谢平先生平总经理的厚爱。”应邀准时参加完典礼后，他立即联络同业的朋友，在芜城为商贸大厦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把L国商贸大厦的名字输入了千家万户。最卖力气、贡献最大的，当然是他刘峻。

几天后，刘峻被一辆劳斯莱斯接入了平志远的办公室，其实是一间密室。

密室很宽敞。迎面墙上挂的是名画《脱衣的玛哈》，质感很强，栩栩如生。整个房间摆的是意大利橡木家具，宽大气派。刘峻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顿感底气虚弱。他觉得自己仍像一个乡下人，没有档次，更没有品位。直到对方谈到商贸大厦的发展时，他才找到讲话的感觉。他说，今天的商业不再是纯粹意义的商业，一定要与文化相结合。文人不一定能经商，但经商一定要找文人。商业文化越来越在商战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那么L国商贸大厦的文化是什么？他说，一是广告策划，

二是职员精神，三是场内设计，四是外在形象，缺一不可。特别是L国商贸大厦要营造出一种异国情调来，让顾客在浏览异国风情中购物，那才叫商业的轻松与异化。平志远边听边点头，内心里暗暗地赞赏刘峻，觉得此人可塑可用。等刘峻说完，平志远最后说：“刘先生果然才华横溢，见解独特，我会好好考虑，一定将刘先生的好想法付诸行动。”

临走，平志远塞给刘峻一个红包：“这是对你答应担任我公司总策划的一点报酬，小意思，小意思。”刘峻推托了一下，说：“别这么客气。”就接了过来，直接放进了口袋。平志远见状，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刘先生，这才是开始呢，以后我们合作的路还很长。”

刘峻回家一数，一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看着厚厚的一沓钞票，他觉得这才是他价值的真正体现。他用钞票在手上拍着，在脸上拍着，在身上拍着，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上床以后，他一个人又躲在被子里连数了三遍，“嚓嚓嚓”，新票子磨擦的声音听着非常悦耳，使他越数越兴奋。他喃喃自语道，真他妈的，以前都白干了，白活了。刘峻就枕着那一沓钱沉沉地睡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去了L国，在那里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和美女。蓝天白云，碧波水影，依红偎翠，挥金如土。他感到幸福极了。

其实没过多久，他的梦境就成了现实。他当然更没有想到，他为此将付出全部的青春与自由。

2

刘峻的大学同学王彬突然打来电话

次日晨，一个电话把刘峻叫醒了。是他大学同学王彬打来的。他感到奇怪，他怎么冒出来了，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电话的？

王彬在大学里与刘峻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都喜欢运动，打球、跑步、跳舞，干什么总是出双入对，人称“同性恋”。大学毕业后，王彬分配到了芜城一家叫益北机器厂的军工企业。后来效益不行，他就辞职下海了。听说下海经商也不顺手，与同学都断了往来。有同学说他感到没有脸面见江东父老，发誓不混出名堂不回芜城。这次主动上门，看来是发迹了。刘峻显然也很高兴，说：“你这家伙这几年都到哪里去了，找钱去了吗？”

王彬说：“哪里，哪里，在外面混了几年，赚了点小钱，发了点小财，就回来了。江湖太险恶，最终还是回家乡好。不过，我仍然只是个打工仔。”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大名鼎鼎的记者。连你的电话都打听不到，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告诉你，我就在你楼下。下来吧，哥们儿好好陪你玩玩。”

一听说他就在楼下，刘峻赶紧起床下楼。一辆锃亮的灰色宝马停在门口，一个富态的男人站在旁边。

“哎呀，这哪是王彬呀，典型一个嫖客。”刘峻上去抓了王



彬的手，开着玩笑说。

王彬也笑道：“你还是老样子，整个一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屈原形象。”

两人上了车后，王彬告诉刘峻，他在芜城开了个“天康保龄球馆”，已经办了一年。他很委屈地笑道：“真怪，我是芜城第一个开的，我的设备在芜城是第一流的，但生意反而不如后面的两家。我看根本原因就是缺了你的支持。只要你这个吹鼓手给我稍稍吹吹，我肯定会翻天覆地。”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刘峻说。

王彬就苦笑了一下，说：“唉，还不是想干出点名堂再来见同学们。”

刘峻就说：“你就是被虚荣心害了。其实同学间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对，对。不过，我在外面混了些年后，觉得友谊是友谊，利益是利益。如今这社会，钱是老大，有了钱，什么友谊，什么爱情都有了。自古弱国无外交，什么叫弱国？就是穷国。我可告诉你刘峻，”王彬骂骂咧咧道，“今天你是文人，我是商人。按商人的法则，我不会平白无故请你吃请你玩。虽然我们是同学，但我有我的目的，就是要借你的笔你的报为我鸣锣开道。恕我直言请你别见怪啊！”

刘峻心里只想笑，但没有说话。他很诚恳地点头表示理解。他们先到芜城大酒店喝早茶，然后才去天康保龄球馆。

王彬的保龄球馆的确很气派，进门一个大厅，正面一幅巨大的壁画。往球道去，中间是一条艺术长廊，两侧挂满了一幅一幅精美的油画，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这在芜城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给人一种很大气有品位的感觉。

王彬带他参观了一番，两人没有多说话，然后直奔球馆。



他们脱了衣，换了鞋，择了最里面的球道甩开了。刘峻以前倒真没出入过这种地方，也从没玩过。但他悟性极好，看着王彬示范了几盘，他就正式上阵了。虽然动作姿势难看一点，可几局下来，竟也打出了不少满贯，有一局还打出了 200 分的好成绩。他们玩了两个多小时，刘峻感到手臂有些酸痛，就说不打了。两人便到浴室冲了个澡，到美容美发室吹了个头发，又在咖啡厅坐了下来。此时，咖啡厅正播放那首有名的萨克斯管独奏《回家》，旋律轻缓柔曼，泛着一丝淡淡的哀愁，淌着一股莫名的伤感。这种音乐，最适宜聊天。

聊了一会儿，就又聊到了钱身上。王彬竟讲出了一个与刘峻一样的观点：“你呀，如今成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现在这称呼不是褒义而是贬义了，意味着死板和贫穷。一个知识分子必须与商结合。否则，你就只能清贫。市场经济时代，像我们文人靠什么？就靠知识，靠智慧。以前知识与智慧不值钱，现在可以卖钱了。”

刘峻听了，不觉又有了往日那种知音的感觉，便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他被 L 国商贸大厦聘为总策划的事，言语里透出炫耀的味道。王彬一听，眼睛顿时一亮，说：“老兄你行，出手不凡啊，攀了个外商，起点高，前景肯定很好。”

刘峻摇摇头：“哪个单位都是反对在职人员搞第二职业的。现在我们单位并不知道此事，我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王彬说：“嗨呀怕什么，如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停了一会儿，他又道：“真的，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出国呢？就说是出国学习吧。以后本科文凭肯定不够用了，一些当官的、有钱的，都在想办法搞文凭，什么硕士博士的，你当然不能落这个俗套。所以我劝你出国，留洋的价值比那些人要强得多。现在又到了钱钟书先生写《围城》的